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二十八回 吹大話滿口牛屎 露真情一箱石塊

且說章秋谷見雲生追趕出來，不慌不忙，指著他微微冷笑道：「你這紮火囤的大膽奴才，你哄騙別人也還罷了，竟敢班門弄斧，在我面前做起這個勾當來！你未曾起意，也該打聽姓名，我章秋谷可是這樣人物，受你哄騙的麼？我勸你快些息了念頭，不要多開臭口，免得張揚，還是你的造化。你若再要揚威耀武，在這裡混攪你的官腔，那時送到當官，追究羽黨，莫怪我反面無情！」

王雲生正在亂嚷亂跳之際，忽然聽見秋谷這番說話，正如當心一拳打個正著，劈頭澆了一桶冷水下來，免不得心中大大的吃了一驚。回過頭一想，就算章秋谷看破機關，終久拿不住他的憑據，況且今夜的姦情，又是當場捉破，有雙林的活口為憑，不怕他有本事跳上天去。便做出那鐵錚錚的面色，暴跳如雷，口中叫道：「真是反了，你奸了我的內眷，還要說我是個紮火囤的流氓，這裡也和你分辯不清，我也沒有工夫同你費氣，我只問那賤婦便了。」便一片聲叫捆那賤人出來。兩旁家人聽了，故意都不動手。王雲生自家搶進房內，一把頭髮把雙林拖了出來。雙林哭哭啼啼，裝得真是□分相像。王雲生把他拖至門外，問著他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爛污貨，我不在此間，你幹得好事！你們兩人是從幾時起手？從實說來！」雙林嗚嗚咽咽的淚流滿面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王雲生連喝：「快說！」雙林看著秋谷的面孔，半晌方說出一句話道：「我當初原是不肯的，被他勾引了多時，一時沒了主意，只求老爺耽待這一次，留了我的臉面罷。」王雲生不待說完，火星直冒，只聽「撲」

的一聲，雙林粉面上，早著了雲生一掌，一面指著秋谷道：「你幹了這樣事情，倒像沒事人兒一般模樣，難道你假作癡呆，我就罷了不成？」又向旁邊的人說道：「你們眾位請看，可有這個道理麼？」

秋谷見王雲生這般做作，覺得甚是可笑，卻故意拿他開心道：「我便算騙了你的家眷，是我一時之錯，卻已經追悔不來。現在據你的意思，要怎麼樣呢？或者要我出幾個錢，遮遮你們的臉面，也要好好的商量，那有一味恃強的道理？」這幾句話，直把個王雲生氣得拍著胸脯，大罵道：「你們聽聽，他自己幹了犯法的事，反要尋我開心，我也不怕你飛上天去，明日同你到上海縣講便了。」

眾人在旁聽了，多替秋谷捏著一把冷汗，怪他既是幹錯了事，不應該一味蠻凶，暗暗的多在那裡說他不知風色。秋谷卻對著雲生正色說道：「你還是當真到上海縣去，還是說著大話嚇人？若當真要到上海縣去，認真究問起來，我倒沒有什麼虛心，只怕壞了你的錢樹還在其次，並且出了名聲，從此在上海地方做不得生意，豈不是我絕了你們的衣食麼？我勸你不是趁收篷，彼此講和的好。」

眾人聽了秋谷這番說話，不覺大家都笑起來。笑他說的話兒好似孩子一般，到了這個時候，還這樣定心，隨口說這般希鬆的說話，那裡曉得他們兩下的機關？只有王雲生聽這幾句話兒，入耳鑽心，由不得心上撲撲的跳個不住。但是明知沒有被他拿住什麼破綻，料想也不怕他，只得扳著面皮，喝道：「我還有這樣工夫和你蠻鬧，你倚著自己有些拳棒，一味恃強，還要說出這般撒賴的話來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我只叫你好好的等著便了。」

秋谷哈哈的笑道：「我倒留你些兒體面，不肯翻出你的證據，你到這樣的猖獗起來，我也曉得你們這班光棍，不叫你們見些手段，你也不肯死心。」說著四邊一望，見棧內的帳房先生，身上披著一件短褂也走了進來，便招呼他道：「他們這些光棍想要紮我的火囤，我去取出他們的憑據來，煩你作個證見，不要被他們跑了。」

那帳房先生是個老於上海的人，見王雲生半夜回來，並不是輪船到埠的時候，心上已是了然，但是章秋谷被他當場捉破，憑你再通天的手段，一時也施展不來。這帳房先生向來同秋谷甚是要好，見秋谷這般說話，便走進一步，拉著秋谷，附耳說道：「你若拿不住真憑實據，萬萬不可出場，還是私下講和的好。」秋谷也低聲答道：「少停我自證據給你們大家看視，你且不用心慌。」王雲生聽得分明，心上著急，想不出個落場的法兒，卻還沒有猜著秋谷已經開過了他的皮箱，急得只把眼看著雙林，要想他出來硬證。

恰好秋谷一回身，如飛的搶進雲生房中，要他去開他的箱子，雙林立在門外，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臂，道：「你把我害到這般地步，還說我們紮你的火囤，你的良心何在？」秋谷大怒，覺得火上加油，兜面呸了雙林一口，道：「我看你年紀輕輕的人，又生了這般的容貌，那樣事兒不好去做，卻拚著這班光棍，幹這忘廉喪恥的勾當。你自己想想，可有什麼出頭？我倒替你□分可惜，你還要硬作證見，說出這樣的話來，豈不真是可羞可恨！」說得個雙林滿面羞慚，滿心懊悔。暗想：「果然為什麼錯了主意，要幹這樣無恥的事情。」登時耳熱面紅，放了秋谷的手，隨他進去。

只見秋谷走進房中，兩手提了兩隻箱子出來。眾人不解其故。王雲生一見，急得面色如灰，連忙指揮眾人要奪秋谷手中的箱子，口中叫道：「你們眾位請看，他破了姦情，還要硬搶我們的箱子，請你們眾位發個公論何如？」秋谷見眾人七手八腳想要奪還箱子，忙把手中箱子摔在地下，兩手攔住眾人，大聲說道：「誰要你的箱子？我只把你箱子內裝的東西給他們大家看看。」王雲生聽了雖然著急，口中卻說不出來，只得嚷道：「你要開我的箱子，我也沒有犯法的東西。但是我箱子裡頭都是要緊的物件，若走失了我一件，我們賠償得起麼？」一句話早惱了客棧的帳房先生，上前說道：「王先生，什麼說話！大家多在此間看得明明白白，難道開了箱子就有人偷了你的物件麼？況且你們兩人現在各執一詞，你便叫他奸騙，他卻叫你們是紮他的火囤，大家都是一面之詞，叫我們旁人何從捉摸？不如任他開了衣箱大家看看，他若拿不出你紮火囤的憑據，料想他也抵賴不來，那時任你將他官了私休，我們旁人自然也有個公論。」帳房先生這幾句話兒方才出口，大家齊和一聲，說這樣辦法方是平允。王雲生到了此際，明知變化不來，急得他頓口無言，面青唇白，口裡還想要硬挺幾句，怎奈他受了驚嚇的人，那一個舌頭竟不肯由他做主，結結截截的說了半日，始終掙不出一句話來。

大家看他急得這樣情形，早已心中明白，只不好多開口兒。雙林早已躲進屋中去了。秋谷便問王雲生要那箱子上的鑰匙，王雲生那裡答應得出？秋谷見他不肯，便對著眾人說道：「他既拿不出鑰匙，只好把他的鎖扭開，請你們大家看看，不要回來又說遺失了什麼緊要東西。」那旁邊看熱鬧的客人以及棧內的茶房，初時雖然並不開言，卻大家暗怪著章秋谷恃蠻無理；現在見王雲生神色倉皇，已經露了馬腳，又見章秋谷語言清朗，神采飛揚，不覺暗暗的心中稱羨，便大家附和起來，七張八嘴的道：「你只顧把鎖扭開，裡頭有什麼東西，我們自然都是見證。」秋谷聽了甚是歡喜，便把那兩隻衣箱的鎖輕輕一扭，把鎖硬扭成兩斷，打開箱蓋。大家近前看時，只見箱面上都是些半新不舊的男女衣服，並沒有貴重之物。翻到一半，早把那包好的磚石翻了出來，每箱約有□餘包的光景。眾人把那紙包放在手裡頓了一頓，覺得沉甸甸的，大家倒吃一驚，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秋谷笑道：「你們不要心慌，且把這包兒打開看看，可是什麼東西？」眾人便大家去拆那紙包。

王雲生見了，真是急得汗流體戰，魄蕩魂搖，明知是難逃公道，看看手下的同黨，早已乘空逃去了兩人。還有這兩個是向來扮作他的家人，脫身不得。正在著急之時，忽見眾人一齊擁到前邊去看他的箱子，他便想乘空脫逃，向那兩個家人使了一個眼色，輕輕的繞到天井中間，溜煙正待逃走。眾人並不提防，秋谷卻時刻留心防他弄鬼，忽地一回頭不見了王雲生，慌忙向外看時，見王雲生的背影一閃，已到腰門。秋谷大怒，疾忙跳到窗外，就如燕子穿簾一般，只一步已撲到王雲生背後，連肩夾背一把拖來，依舊把王雲生扭了回去。大笑道：「你原來也只這點本領，一般害怕起來，剛才你的威風那裡去了？」羞得王雲生把頭拜倒，不敢作聲。

說話之間，眾人已將紙包拆開幾個，仔細看時，那裡有什麼寶玉明珠？盡是那磚頭石塊。一齊大噪道：「怪不得他形跡可疑，

原來果然是個騙子！」秋谷對著眾人說道：「我的說話何如？若沒有拿住他的實據真贓，也不敢說這般滿話。如今既是破露出來，想他在上海地方，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。既然撞在我的手內，我卻就要替那以前受害的報仇。明日我托人寫信到新衙門去，把他們一同解案，重重的辦他，也好警戒他的下次。但是要屈你們做一個公正的證人方好。」章秋谷的意思，原不過呼嚇他們，並不一定送官究治，因為自己同雙林既有交情，免不得先落一層不是，也占不著什麼便宜，就是贏了官司，於自己又無益處，倒同這班小人結了個不解之仇。

只說眾人聽得秋谷要把他們送到當官，並且要旁人見證，不約而同一齊勸解。

雙林躲在房中，聽見秋谷要將他們一起送官，更嚇得涕淚俱下，只得老著面皮走出房去，望著秋谷撲地跪將下去，也不開口，只把抽於這著臉兒，淚流不止，幾乎哭出聲來。王雲生正在為難，見雙林出來跪下，便由不得也趕過來一同屈膝。正是：齋

盲風怪雨渾閒事，舞袖弓腰妒莫愁。

要知秋谷如何發放他們，下回分解。